

上期讲的马鹿的故事讲完了,心里并不舒服。别样吾老人听这个故事也有六十年了,他说他很少给别人讲它。他说自己也不懂为什么。这个故事里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地方,他说不清那是为什么。他很想听听马老师是怎么想的。

我也一样不舒服,我不喜欢这个故事。可能是太血腥的缘故吧。花豹把小马鹿的头咬下来,又把野猪身上的烂泥巴咬下两大块,之后是野猪将花豹后腿咬下一大块肉,再一口将肋骨咬断两根。这种故事方式会让人直接感受到创伤的具体部位,形成对伤口部位的直观联想,具体的生理部位加上具体的兽齿戕害的强烈刺激,已经在生理意义上导致直接的心理排斥。我相信,多数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故事方式。

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,就是童话和民间故事的整理和保存,的确存在一个鉴别与辨别的过程。我们单独来说一下这个故事。故事里的角色是马鹿,而马鹿不是东海当地的物种,那么它是如何加入到东海的故事系统当中来的呢?最大的可能是移植,把其他地方的故事借过来,说成是基诺人的故事。我们也不能够认定东海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过马鹿这种

童话的真伪

马原

他不是动物学家,他不需要对动物的产地作分析和论证。他的故事讲的是从前,所有那些陆路大动物都是从前的存在,今天都已经见不到了。所以,他的故事的精准度也不是很要紧的事情。因此,故事里出现的马鹿吃田鼠肉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异常。也许动物学家会告诉我们,马鹿的牙齿不是犬齿,不能够切割肉类,因此不能够食肉。讲故事的别样吾或者听故事的别样吾,不必具备这方面的知识。

但是另外一个差池就不可以原谅了,就是雌马鹿没有鹿角的事实。没有鹿角的雌马鹿只能是花豹的猎物,不可能对花豹形成威慑,而没有威慑,这个故事的整个链条都不能够成立。花豹可以先杀死母马鹿,再杀死小母鹿,它根本不必讨好母马鹿,它何必呢?所以我没办法认定这个故事的真伪。如果连真伪都不能认定,那么这个故事对我的意义就很有限制了。就像有人找我给我讲个儿子孕育母亲的故事,我会让他去给别人讲。我对这个故事没兴趣。

在基诺人的故事里逗留太久了,我们为什么不去别的族群转转呢?

动物,动物学家的关于物种辨识结论也不一定绝对准确。

别样吾老人家只是个讲故事的人,

只是不需要对动物的产地作分析和论证。他的故事讲的是从前,所有那些陆路大动物都是从前的存在,今天都已经见不到了。所以,他的故事的精准度也不是很要紧的事情。因此,故事里出现的马鹿吃田鼠肉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异常。也许动物学家会告诉我们,马鹿的牙齿不是犬齿,不能够切割肉类,因此不能够食肉。讲故事的别样吾或者听故事的别样吾,不必具备这方面的知识。

但是另外一个差池就不可以原谅了,就是雌马鹿没有鹿角的事实。没有鹿角的雌马鹿只能是花豹的猎物,不可能对花豹形成威慑,而没有威慑,这个故事的整个链条都不能够成立。花豹可以先杀死母马鹿,再杀死小母鹿,它根本不必讨好母马鹿,它何必呢?所以我没办法认定这个故事的真伪。如果连真伪都不能认定,那么这个故事对我的意义就很有限制了。就像有人找我给我讲个儿子孕育母亲的故事,我会让他去给别人讲。我对这个故事没兴趣。

在基诺人的故事里逗留太久了,我们为什么不去别的族群转转呢?

我姐比我两岁,祖母为她取名为“念辉”,小名阿月。她小时候不知为什么到了晚上就会打瞌睡,而我们其他兄妹还生龙活虎,所以大家戏称她“月老太”。我则叫她“阿姐”,小时候我老跟在她身后“阿姐、阿姐”叫个不停。阿姐读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春游,可以坐火车到昆山,她带了一年级的我一起去春游了,从小显示出大姐的风范。我姐天生丽质、开朗活泼、喜欢善舞,跟着收音机学唱越剧,唱得惟妙惟肖。她初中毕业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沪招收文工团员,她毅然报考,立即被录取,前后不到一星期就跟部队去了朝鲜。当时我正在苏州家中度假,没有跟她见上一面,阿姐就走了,那年她才16岁,她是我们家出的第一个军人。那是1956年,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停战了,但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没有撤出朝鲜,阿姐在朝鲜为志愿

老姐

章念驰

军战士和朝鲜军民演出。这段经历大大地影响了她的性格,阿姐变得更加爽朗、单纯。1958年她随大部队归国,仍在部队服役,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文艺大汇演,直到1963年她随丈夫复员。阿姐的丈夫是上海松江人,1949年解放军解放上海,他立即参军了,他所属的二十军是最先开赴朝鲜战场的部队,在战斗中负伤而转入文工团,阿姐由此和他相识相爱,走到了一起。阿姐随丈夫一起复员到松江,从此阿姐的口音中夹杂了不少松江的土话,成了真正的松江媳妇。

1959年冬,我去北京,这时阿姐正好也在北京,她到车站接了我住到她的宿地,在东直门外左家庄“总参”的驻地,我就住在他们的招待所里。这是一幢大房子,大走廊、大厅长,几十个大通铺。那年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各界人士春节联欢会,周总理带头与大家共舞,一直联欢到深夜。我回到左家庄已经是深夜两点,整个大楼都寂静无声,人们都睡了,我见到宽阔的长走廊里站着一个人,她就是我的阿姐,正在等我回家,直到我睡下她才离去。那年在北京她在走廊上的身影永远刻在我的心里。

1971年,我病倒了,阿姐邀我到她那里去休养一段时间,她就住在松江的名园——醉白池之中。我在她温暖的家中,在她

巷,从三友巷,从城关镇,从无数条再也回不去的路,徒劳奔向宣州景德寺24号——童年的家。好的,坏的,快乐的,幽默的,那是我一切来处的来处。那是一个已经从地球表面消失的皖南,是属于我的原乡经验。

我的原乡经验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道不明分的复杂调性。皖南一共六座城市,养育了我的那一座因为实在是太小,所以与乡土的联系变得容易了很多,但它也确实是一座城市,在我长大的上世纪90年代,有一切现代城市看上去该有的配置,所以与纯粹的乡土世界又若即若离。我与《皖南村歌》的创作者共享一个原乡,但我们的皖南经验是交叉而又未尽相同的。歌中吟唱着的“田间扶犁”“上游回水湾”“木榨油坊”,召唤着一些记忆回魂,为那些深埋的,为那些淡忘的。

对游子来说,一曲之中,皖南分明,可还乡。

我有一件很后悔的事情,就是把英语还给了老师,当然,老师不会把学费还给我。记得刚进大学,系里弄了个英语摸底测验,61名同学,事后老师悄悄咬耳朵说我是第一名。但今天,我只是个仅能说个别英语单词的土鳖。时间和钱都亏掉了。

学外语

钮也仿

大学毕业后从事中文文字工作,即使先秦的看起来依然头疼,明末清初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至民国报纸上的报章体,那还是读得津津有味的。所以总以为本国文字最优美的我,居然直到女儿开始非母语写作,我才真正注意到另一种优美和奥妙。比如前韵、中韵、后韵;比如莎士比亚修改14行诗格律后的突然反转、重音爆发力;比如有数不清的类似“财富之神”普鲁托(Pluto)和“地狱之神”普鲁东(Plutone)、Wild(疯狂)和Wilde(王尔德)这样令人击节的高级文字游戏。不仅如此,非母语写作,其“疙里疙瘩”的文字,如今得到了国际上不少重要文学奖项的肯定,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

所以我因外语完全退化而失去了给自己打气:莫谓阴霾遮望眼,心中自有一灯明。那些诗句,是无处安放的情绪归宿,也是日记里最珍贵的诗意。

当年那个守着带锁日记、偷偷写诗的少年,早已在岁月里成长。少年心事当拿云,中年心事醇如酒,此时的我许久不曾静下心来写一段心事。小锁后的秘密,也早已被时光深藏。可当这本日记的文字重现,那些被尘封的温柔、忐忑、欢喜与迷茫,都汹涌而来,交织成百般滋味。更让人心头一软的是,这天傍晚,我正翻看旧日记,孩子凑了过来,好奇地摸着那把生锈的小锁。听完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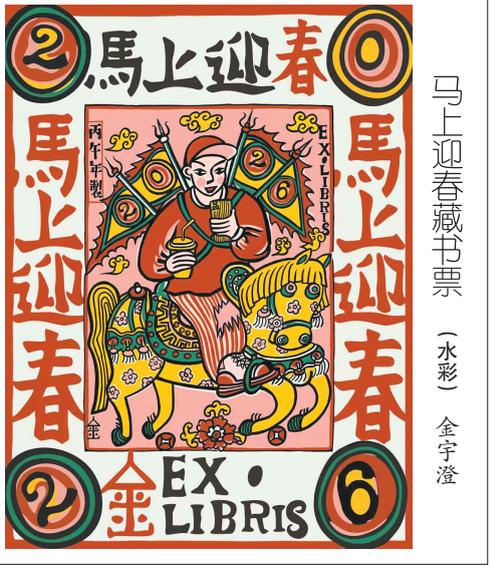
讲少年时的心事,她仰起脸,认真地说:“我也要一本带锁的日记。”一瞬间,时光仿佛在此重叠。

我忽然笑了,原来成长从不曾改变——每一颗小小的心,都渴望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天地,都想守住一段不被打扰的秘密。锈锁已旧,诗行仍在,少年心事永不褪色。那些被悄悄守护的秘密,终会在时光里酿成温柔。愿每一段年少时光,都有一方天地可藏。

十日谈

那天翻出了大学日记本。请看明日专栏。

责编:郭影



殷勤的招待之下,在她细心呵护之中,在美丽的醉白池园林内,在花香鸟语的环境里,逐渐地康复了,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动力,这是我一生中忘不了的一段甜蜜的记忆。

我姐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所有与别人共享,她经常为我添置新衣,直到今天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,她依然每年都会给我寄来新衣,她对其他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也是如此慷慨。我姐一生就是乐于助人,尤其照顾所有家人,就像一群大雁中的领头雁,是一个称职的大姐,我们兄弟姐妹都尊敬她。

我姐复员后随丈夫落户松江,分配在一个果蔬食品商店工作,进货、卖货、搬货、运货样样都要做,风里雨里天天跟无数顾客打交道,她一点没有

很多宝贵的直接的丰饶的滋养。莎士比亚的喜剧,读某出版社的中译本我没笑出来;西方最著名的挽歌,读了某出版社的译本,我也很难学,事后老师悄悄咬耳朵说我是第一名。但今天,我只是个仅能说个别英语单词的土鳖。时间和钱都亏掉了。

大学毕业后从事中文文字工作,即使先秦的看起来依然头疼,明末清初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至民国报纸上的报章体,那还是读得津津有味的。所以总以为本国文字最优美的我,居然直到女儿开始非母语写作,我才真正注意到另一种优美和奥妙。比如前韵、中韵、后韵;比如莎士比亚修改14行诗格律后的突然反转、重音爆发力;比如有数不清的类似“财富之神”普鲁托(Pluto)和“地狱之神”普鲁东(Plutone)、Wild(疯狂)和Wilde(王尔德)这样令人击节的高级文字游戏。不仅如此,非母语写作,其“疙里疙瘩”的文字,如今得到了国际上不少重要文学奖项的肯定,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

所以我因外语完全退化而失去了给自己打气:莫谓阴霾遮望眼,心中自有一灯明。那些诗句,是无处安放的情绪归宿,也是日记里最珍贵的诗意。

当年那个守着带锁日记、偷偷写诗的少年,早已在岁月里成长。少年心事当拿云,中年心事醇如酒,此时的我许久不曾静下心来写一段心事。小锁后的秘密,也早已被时光深藏。可当这本日记的文字重现,那些被尘封的温柔、忐忑、欢喜与迷茫,都汹涌而来,交织成百般滋味。更让人心头一软的是,这天傍晚,我正翻看旧日记,孩子凑了过来,好奇地摸着那把生锈的小锁。听完我

讲少年时的心事,她仰起脸,认真地说:“我也要一本带锁的日记。”一瞬间,时光仿佛在此重叠。

我忽然笑了,原来成长从不曾改变——每一颗小小的心,都渴望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天地,都想守住一段不被打扰的秘密。锈锁已旧,诗行仍在,少年心事永不褪色。那些被悄悄守护的秘密,终会在时光里酿成温柔。愿每一段年少时光,都有一方天地可藏。

汪曾祺为他的家乡写过一首歌,起手就是一句:我的家乡在高邮。技术意义直追一千年前谢灵运的“池塘生春草”。那么,小子学步,且用在这里:我的家乡在皖南。

分明是皖南,一曲可还乡

王云

起因是家乡的音乐朋友传来一首新近创作的作品,词曲作者都是皖南人。当然,也包括此时在这里梳理感想,蝇附骥尾的我。这首《皖南村歌》,抒情小调里回荡着干净的人声,前段以父辈的视角回望,后段的视角则切换至年轻世代,人声也配合着情绪,从弱混渐变至强混。两段之间融入一段皖南传统摇蓝曲,堪称整首作品的升华之笔。从歌名即可知,该作品并非大歌,听下来也确实没有流于表面的浓烈的情绪宣泄。它所有的,不过是重而无形的一个“乡”字。长久以来,内心无数次动念想家乡,拿起笔却又觉得艰难。在当今的大众媒介语境下,关于“皖南”的阐释学像是一场悬浮的梦:鱼鳞瓦、风

火墙,雨雾下定格的黑白配色——刻板话术里清一色的世外桃源。我对皖南的感情,既不像外乡人那样看花多滤镜,也比很多人都要来得沉重。皖南也是我的梦,只不过这个梦常常是实体的。

人在日暮和年关的时候最容易思乡。上海的日暮总是被地铁和人类制造的灯光虚晃过去,年关虽然也显得越来越不那么隆重,但是到底是可以感知的。

中国人会顽固地以候鸟迁徙或是鲟鱼洄游的形式倒逼年关现形,那是在每一个独立的肉体内发生的提前祭祖。于我而言,年关边的事是这样的:每到年底,梦境就开始上演无数个“肉桂色铺子”的异形。像布鲁诺·舒尔茨笔下的那个小男孩,在虚实掺杂的夜梦中奔跑,我从朱衣巷、从塔影

蝶恋花·细雨寻月念友人

小地梨

冬尽元宵风料峭。雪雨酥绵,霜白凝珠早。细雨穿灯寻月皓,碧波入碗汤圆圆。

遥忆孤零音信渺。他地惊寒,烽火催人老。长使良驹灯绕,微醺薄祝人间好。

丙午元宵,夜雨微寒,灯影穿雨,不见明月。雨



入碗中汤圆,想起友人,身处离乱,如雨中之月,音信渐疏。灯下填此小阙,寄寸心牵挂,惟愿人间安稳,岁岁平安。

勤勉与慵懒

费平

勤勉,常和劳作、实干连在一起,其内涵是敬业、务实、刻苦、发奋之总和。不爱劳动、不动脑筋、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,就表现为不勤奋,此时慵懒便油然而生。慵懒,是精神不振、对事物懈怠松垮之表现,而惰性,便是其胚芽。勤勉是吃苦克累之依托,慵懒乃畏苦惧累之温床。当然,慵懒除了惰性之外,还有疲倦成分,“懒得做”“懒得去”并非就是“惰”。不过,慵懒有时还是“被动”的,老舍说“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”,有点“迫不得已”之况味,与古人“给灵魂留白”的智慧相通。故而,我时常在勤勉的同时,偶尔慵懒,那是为了更好的勤勉。

最底层、书本夹缝里,或是压在枕头底下。

年少的心事太轻盈,总忍不住写成诗歌。日记本里藏着许多稚嫩的小诗,一开始是顺

一纸诗行藏流年

王丽娜

口溜般的四句或者八句诗,但渐渐也会按照格律来填词。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满是少年最纯粹的情愫。看到窗外明月,便写下:几时明月下东楼,还须我唤桂花开。遇见春雨淅沥,便落笔:一帘春色沾衣袖,不负人间三月天。心情低落时,便

给自己打气:莫谓阴霾遮望眼,心中自有一灯明。那些诗句,是无处安放的情绪归宿,也是日记里最珍贵的诗意。

当年那个守着带锁日记、偷偷写诗的少年,早已在岁月里成长。少年心事当拿云,中年心事醇如酒,此时的我许久不曾静下心来写一段心事。小锁后的秘密,也早已被时光深藏。可当这本日记的文字重现,那些被尘封的温柔、忐忑、欢喜与迷茫,都汹涌而来,交织成百般滋味。更让人心头一软的是,这天傍晚,我正翻看旧日记,孩子凑了过来,好奇地摸着那把生锈的小锁。听完我

讲少年时的心事,她仰起脸,认真地说:“我也要一本带锁的日记。”一瞬间,时光仿佛在此重叠。

我忽然笑了,原来成长从不曾改变——每一颗小小的心,都渴望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天地,都想守住一段不被打扰的秘密。锈锁已旧,诗行仍在,少年心事永不褪色。那些被悄悄守护的秘密,终会在时光里酿成温柔。愿每一段年少时光,都有一方天地可藏。

我忽然笑了,原来成长从不曾改变——每一颗小小的心,都渴望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天地,都想守住一段不被打扰的秘密。锈锁已旧,诗行仍在,少年心事永不褪色。那些被悄悄守护的秘密,终会在时光里酿成温柔。愿每一段年少时光,都有一方天地可藏。

我忽然笑了,原来成长从不曾改变——每一颗小小的心,都渴望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天地,都想守住一段不被打扰的秘密。锈锁已旧,诗行仍在,少年心事永不褪色。那些被悄悄守护的秘密,终会在时光里酿成温柔。愿每一段年少时光,都有一方天地可藏。